

往日风景的寻访者

# 书坊归来



姜德明

梦

重

丛

书



书 名 书坊归来

著 者 姜德明

出版发行 山东出版出版社

(地址: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:250001)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济南 7213 工厂

(地址:济南市经七路纬七路 127 号 邮编:250021)

版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32 开(850×1168 毫米)

6.75 印张 71 幅图 10 千字

印 数 1—5000

I S B N 7—80603—331—9/Z·56

定 价 13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# 目 录

小引

## 书边草

- 5 《野草》忆往
- 10 特殊的版本
- 13 鲁迅·插图·吴友如
- 18 “也是”二集
- 22 英敛之的晚年
- 26 杨度的《国会与旗人》
- 28 小唱本
- 32 《杨翠喜》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|
| 37  | 《借山吟馆诗草》        |
| 40  | 《白石诗草》          |
| 43  | 齐白石与刘淑度         |
| 46  | 司徒乔的封面画         |
| 49  | 纯朴和率真           |
| 52  | 钱群甸的追求          |
| 56  | 叶鼎洛的插画          |
| 59  | 勇敢而坚实           |
| 63  | 红色明星            |
| 66  | 陆小曼             |
| 70  | 《萧红小传》版本谈       |
| 74  | 写在风沙战地的诗        |
| 77  | 丽尼的散文           |
| 80  | 万板楼主王青芳         |
| 83  | 读《甘雨胡同六号》       |
| 87  | 《花街》小记          |
| 91  | 《马凡陀的山歌》        |
| 94  | 《青春》·《草莽》·《贩马记》 |
| 97  | 恰似晤谈            |
| 100 | 浪漫的徐迟           |

## 杂志抄

|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05 | 孙师毅与《汛报》 |
| 108 | 蒋光慈与《海蜃》 |
| 112 | 小品文的是非   |

- 116 长沙《文学月刊》  
119 谈“译文丛刊”  
123 从《行列》到“上海诗歌丛刊”  
127 《行列》余话  
131 小小碑石  
134 陈寅恪一事

### 域外集

- 139 比亚兹莱与《莎乐美》  
142 《莫泊桑的诗》  
144 麦绥莱勒与《善终旅店》  
148 《西线无战事》  
151 《狗的跳舞》  
154 《同路人》与民智书局  
156 《怒吼吧中国》  
158 《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及解放区》

### 香港篇

- 163 余所亚的《投枪》  
166 《最初的胜利》  
168 新艺社和“新艺社丛书”  
171 斯诺译《祝福》  
173 《香港之战》  
176 《香港沦陷日记》

- 180 萧红的《小城三月》  
183 “海燕文丛”  
187 “大众文艺丛刊”  
191 黄宁婴与《中国诗坛》丛刊  
195 漫谈《文艺丛刊》  
198 一朵浪花  
201 《三月十五日》  
203 纪念五四运动的特刊  
206 这是一个漫画时代

## 小 引

每从书坊归来，手提几本残书，步履总是那么轻快，急于要赶回家门。

每当从书坊归来的那天晚上，总是睡得那么迟。一本本书小心地擦拭修整，摩挲再三，若有所发现，便如获至宝。

为什么过往的旧人旧事，我仍会感到新鲜？为什么今人津津乐道的某些“新事”原来早已有之？余生亦晚，知闻有限，好多年来人为地割断历史的做法，也造成我知识的苍白。

我搜访一点新文学绝版书刊，偶尔写些书话，还能有什么深奥高远的理论和吓人的意图。如今商业大网密罩，若想寻觅点旧籍得进拍卖市场，我无力也没有勇气进去与人举牌竞价，只好远离这诱人的商海。不想逃不脱的。有人约稿，让我写写怎样在书摊上“拣漏”？一位书友送我一本旧书，我回赠他不藏的一本旧册，有人说这就叫“串货”！联系到如今一谈藏书便大谈如何升值，我真不明白当年那访书的目的和乐趣是否已日渐异化，往日风景，似乎从此不再？

我怀念在书坊间自由自在地走来走去的那些逍遥的日子。  
但愿那不仅是一个美丽的梦。

作者

1998 年 8 月

## 书 边 草



## 《野草》忆往

我没有专门收藏过鲁迅作品的初版本，只想有了一部《鲁迅全集》便很满足了。因此，这也证明我从来不是什么藏书家。其实在那旧书易得的年月里，你若想在冷摊上多流连一会儿，总可以找到几本毛边的鲁迅作品初版本，凑成全套也不是没有希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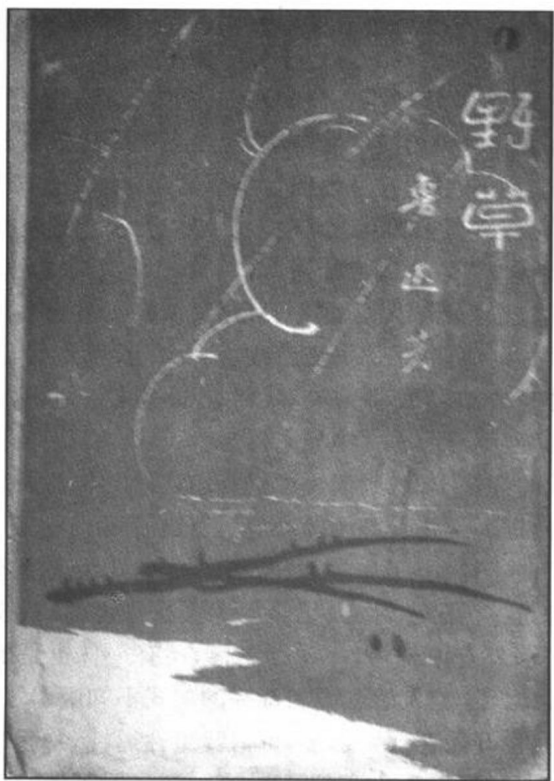
寒斋到底也藏有几本鲁迅先生著作的初版本，且是有意搜访来的，如《野草》便是。说起来不是有点矛盾了吗？我也是难逃天下爱书人的通病，出于一种藏书的趣味而已。《野草》1927年7月由北新书局初版，封面是鲁迅的朋友孙福熙画的，书名为鲁迅所书，作者署名“鲁迅先生著”是编者加的。鲁迅提出改正，到1928年1月发行第三版时删去了署名后的“先生”二字。若讲趣味，藏有这两种版本才好比较。为此我又收藏了一本封面署名无“先生”二字的《野草》第十版，那是1933年3月出版的。鲁迅生前，《野草》一共印行了十一版。当然，这不包括前后各地印的盗版本和正式翻印本。

我所以要收藏六版后的《野草》，不仅因为封面不同，还涉及现代文网史上的一段掌故。本来从《野草》初版到第六版，书中都收有《题辞》；从1931年7月的第七版起，《题辞》却被当局强行



删去。鲁迅先生的一段题辞竟如此让统治者害怕，保存一本没有《题辞》的《野草》，也是给国民党摧残进步文化留下一点实证。如果说这也算玩版本的话，我以为这是无可厚非的。有些历史陈迹和细节，我们不应该忘记和忽略，否则变成了给恶人留情，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对手的劣迹。这种健忘和宽容是要不得的。

我的收藏《野草》，还出于它可以引起我少年时代的一段联想，同时这也是我平生得到过的鲁迅的第一本书。那年我十二岁



吧，还是个小学生，根本不懂鲁迅，何况又是不易理解的带有哲理性的散文诗《野草》。

我家在天津开纸店，父亲租用了临街一家大客栈的几间门面。店内后门可通客栈内的三套大院。那里住有长期包房的南来客商，也有东西南北的散客。账房设在大门洞里，来打电话的人川流不息，卖吃食的小贩也在这儿兜揽生意。我常爱坐在门洞内那条又宽又长的大木凳上，听客栈伙友们跟小贩聊天，听房客

们的南腔北调。这儿成了我最初认识人生百相的小天地，是我少年生活里的一段梦境。

就在那儿，我认识了一位常来常往的穿西装的青年旅客。他是在唐山市开照相馆的。有一次，他坐在我旁边等着打电话，一边在看一本小书。我好奇地问他是什么书，他翻过书皮让我看：淡灰色的云天，高远而荒凉，地上只有几条绿色的装饰，那就是鲁迅的《野草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是1941年上海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“鲁迅三十年集”之一，从此又恢复了被删去的《题辞》。

他去打电话，顺手把书交给我。我翻看了两页，不怎么懂，只记住了作者在讲：“我将大笑，我将歌唱。”我还他书的时候说：“看不懂。”他笑着回答：“小兄弟，你长大就会懂了。”我那时正迷恋宫白羽的武侠小说，跟他说了，他没有讲什么。几天后，他要回唐山了，便把那本我看不懂的《野草》留给了我。

过了两年，我上了中学，尽管那时是在日伪统治下，课本里也收了鲁迅、叶圣陶、冰心、巴金的课文。鲁迅的《秋夜》，即《野草》中那“墙外有两株树，一株是枣树，还有一株也是枣树”的名篇亦在其中。这魅人的意境和奇特的句式不知吸引了多少好奇的少年，我也开始喜欢鲁迅了。可惜我生性迟钝，拿起《野草》，似乎只有《风筝》等少数几篇有兴味，有的还是看不懂。直到我读高中和大学的年代，那正是社会大动荡，人民即将胜利的前夕，我才知道鲁迅的书多么可贵，鲁迅的人格多么伟大。那时学校里的情况并不单纯，我有一种朴素的直觉，凡是手不释卷地在读鲁迅的同学，我从感情上便接近他们，引为可以信赖的知己。愈是风云激变的时代读鲁迅书的人亦愈多。这时候我常会想起送我《野草》的那位西装青年。他早已失去了踪迹。一个开店的商人，为什么也那么喜欢鲁迅？为什么他的生意那么好，时常要来天津办

货？办的又是些什么货，为什么……真是愈想愈神秘了，莫非他隐蔽了自己的真正身份！

那时候人们正期待着天地的巨变，鲁迅写于“4.12”大屠杀之后的《野草·题辞》时常响在我的耳边：“地火在地下运行，奔突；熔岩一旦喷出，将烧尽一切野草，以及乔木，于是并且无可朽腐。”可惜我最初得到的那本《野草》早已失落，它最初的主人更无任何消息。

我永远感谢那西装青年对我的热情馈赠，我要永远保存好自藏的这两本《野草》。一见到这书我便会想起他对一个少年的信任和期待。如今我真正读懂了《野草》吗……我不是应该对那赠书人有所交代才好吗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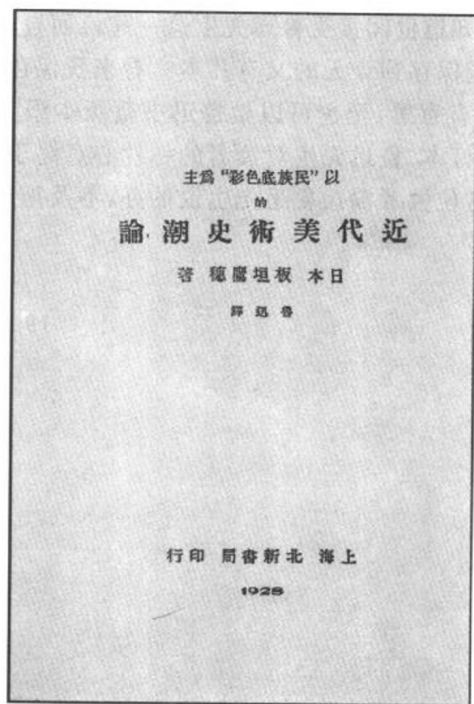
1998年5月

## 特殊的版本

当年从旧书肆淘得鲁迅先生翻译的日本板垣鹰著的精装本《近代美术史潮论》时，实在大喜过望。大 32 开毛边本，淡黄色纸封面，灰色布脊，称得上典雅大方。我收藏的鲁迅著译初版本又添一种，怎不高兴。

后来发现没有版权页，扉页倒完整，虽然也有北新书局字样，却标明出版于 1928 年。经查鲁迅书目，《近代美术史潮论》是 1929 年北新书局出版的，为什么我的藏本早了一年？再细查，又发现北新的精装初版本是黑布面米色道林纸印的，我的书封面不对，且是白色道林纸印的内文。如此不明不白地存了好多年。

鲁迅先生译这书，极想普及到美术青年当中去，他认为，“以‘民族的色彩’为主的近代美术史潮论，从法国革命后直讲到现在，是一种新的试验，简单明了，殊可观。我以为中国正须有这一类的书，应该介绍。”成书之前，自 1928 年元旦起先在《北新》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连载，至三卷五期止。原来鲁迅先生早就对阅读此刊的读者有一设想，也许他考虑到本书附有插图一百四十幅，成本不低，为了让读者省下买书钱，他在 1929 年 2 月 25 日写下《致〈近代美术史潮论〉的读者诸君》：“倘读者一时得不到



好书,还要保存这小本子,那么只要将译文拆出,照‘插图目次’所指定的页数,插入图画去(希涅克的《帆船》,本文并未提及,但‘彩点画家’是说起的,这即其一例),订起来,也就成为一本书籍了。”“还有一些误字,是要请读者自行改正的。”看了这段文字,我的藏本才找到了答案。当年这位读者正是遵照鲁迅先生的提示,自行装订成册的。大约这是一位爱好美术,也爱书籍艺术的人装订的,因为选用封面装帧的颜色和材料,以及装订技术都很到家,比正式出版物一点也不差。鲁迅先生真是细心,连页码前后次序也事先安排好了,读者装订起来不仅方便,看上去也没有